

# 簡評《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明日錄初稿》

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© 林耀椿



**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明日錄初稿**  
謝鶯興編訂 / 東海大學圖書館  
9406 / 414頁 / 26公分  
平裝 / 9789579104210/ASR

圖書館等編印 1971,6

我們從這三部書目，便可清楚看出該校當時對搜羅古籍的努力。就以鎮館之寶的宋刊本，也是臺灣唯一孤本的《西漢文類》來說，是宋朝紹興十年（1140年）由陶叔獻所編，在古籍中傲視群雄。編輯古籍書目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業，任何一個出色的漢學圖書館都會有一部館藏古籍書目，這豐富度藏便可吸引讀者對於圖書館的使用。但要編輯古籍書目是相當艱辛的，不但對每一部古籍要掌握精確的版本，對該書的流傳經過，更要能瞭若指掌。對於版本各項注錄要小心翼翼，否則便會以訛傳訛，造成後人引用的錯誤。在東海大學創校五十年之際，謝鶯興先生辛勤的編輯這部書目，令人慶喜。謝先生是資深的館員，又是版本學家，長期以來對東海大學的古籍整理不遺餘力，這部《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明日錄初稿》（本文以下簡稱《初稿》），相信費了他不少心力。現在呈現的這部《初稿》，使我們更進一步的對東海大學「和刻本」古籍進一步的掌握，同時對於這一百餘種「和刻本」，每種之版本註錄都能清楚臚列，這是令人讚佩的工程。

中、日、韓三國的文化交流及影響密不

東海大學創校已五十周年，在歷史長河中，這所大學在臺灣教育史上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培育了無數人才，二十世紀時的五十年代，它是學子所仰慕的學校。一所大學之所以為人所重視，除了師資及硬體吸引人外，圖書館的館藏及特色更是重要因素。從我們目前所能看到的幾本該校圖書館館藏書目中，便能看出這所學校在草創五年當中，便擁有傲人的館藏古籍。吾人將三本書目分別臚列如下：

- 一、《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簡明日錄》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編 1960,12
- 二、《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中文線裝書目續》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編 1961
- 三、《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私立東海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》國立中央



可分，尤其在古籍刊刻上更是如此，故有「和刻本」及「高麗本」等名詞。所謂「和刻本」一般是指日本翻刻中國古籍或日本人編撰刊刻的書籍。若依王寶平《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》的定義便較為嚴苛，他認為：「廣義的和刻本一般指下迄明治時代日本刻印的中國漢籍；狹義的概念指寬永（1624—1644年）以後江戶時代出版的漢籍。」編者在《初稿》編輯說明將「和刻本」定義如下：「係指舉凡日本人之撰寫、譯註、翻刻、影印、刊行、或書中凡見日本訓讀（標音旁註）之類皆屬之」，顯然這樣的界定是放寬的定義，與王寶平的定義，截然不同。謝先生在〈後記〉說《初稿》是應潘美月先生倡編《臺灣地區和刻本聯合目錄》而著手編輯的，如果依謝先生《初稿》的界定，那未來要編的《臺灣地區和刻本聯合目錄》對於「和刻本」的定義勢必要重新擬定範圍，否則，各館對於「和刻本」的定義都不同，屆時對於《臺灣地區和刻本聯合目錄》的編輯便會形成多頭馬車，相信謝先生對於這樣的意見，應會有相同的看法。

現在吾人僅就初稿的內容提出幾點淺見，謹就教謝先生：

一、該館對於「和刻本」的善本，沒有明確的界定。那些版本要列善本，那些不列入，在該書的註記上有需修訂。如《初稿》頁12，《天文本論語》列為善本，頁4的《尚書正義》一書雖然據日本弘化四年影印，卻不列為善本，謝先生在說明「據其紙張觀之，則可能遲至民國重刷或影印了」（頁6），也就是不依該書的序文或牌記等項去判斷刊刻年代，僅依紙質判之。這雖是方法，但往往會失去準確度。又如頁24《資治

通鑑》（日本天保7年）及頁29《皇明正續通紀統宗》（日本文政12年）、頁93《警曝雜記》（日本文政12年）、頁99《塵餘》（日本弘化3年）、頁136《藝苑名言》（日本文政9年），這些都超過百年的「和刻本」竟然沒有列入善本？這部分可能需再商榷。

二、頁31《懲毖錄》是朝鮮人著作，前標示「和、朝、善」，但在頁120《大東詩選》也為朝鮮人輯，前標示卻為「和、鮮」。這在體例上可能要修正。

三、吾人以為《初稿》有幾種書是將來再修訂範圍時，不宜列入「和刻本」的行列：

1. 頁37《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》這樣的書籍是鉛印排印，雖然「編輯說明」原委，但像這樣的書籍不宜列入「和刻本」。

2. 頁37《柳如是事輯》鉛印本也是不宜列入「和刻本」。

3. 頁51白川靜編《金文集》，此書為《書蹟名品叢刊》，為二玄社印本，此書應不是線裝本。故也不宜列入「和刻本」。

4. 初稿中頁140—250及頁254—287所列為《大藏經》的細目，佔了初稿的一半篇幅，臚列細目若能用阿拉伯數字依序排列，使整個書目更加清楚，對於讀者使用較為方便。

該書在編撰過程中煞費苦心，從每條條目便可知道，同時又編了一個索引，以利閱覽。同時對《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私立東海大學普通本線裝書目》（簡稱《普通本》）一書，訂正了許多錯誤，吾人現將臚列其下：

1. 頁11《春秋非左》在《普通本》頁7為日本昭和3年，現改為日本明和3年。

2. 頁31載記類在《普通本》頁28注入戴記類，現已更正。

3. 頁33《琉球新誌》在《普通本》頁28為日本明治6年（清光緒12年）煙雨樓刊本，現改為清同治12年煙雨樓刊本。

4. 頁47河田熊編《靜嘉堂秘籍志》應為河田巖，《普通本》頁51為河田熊編，現仍誤植河田熊編，應修改為河田巖。

5. 頁49《唐宋精華》在《普通本》頁53為大阪市山中山會攝影本，現改為大阪市山中商會攝影本。

6. 頁86《唯識論同學鈔》在《普通本》頁79為日本延寶7年（清康熙18年）京都永田長左衛門刊本，現改為日本明和七年（1770年）（乾隆35年）京都永田長左衛門刊本。

7. 頁117《海珊詩鈔》在《普通本》頁109為民國11年日本雅聲社鉛印本，現改為昭和2年（民國16年）雅聲社鉛印本。

從以上的修訂便可知道，這部《初稿》它並沒有依舊有的目錄或舊卡片謄錄，而是

細心與原書核對後才注入的。

吾人從書中發現一件有趣的事，東海大學圖書館接受各方的贈書，如徐佛觀、戴靜山、周子範、張毅庵及李田意等人的藏書。我們或許可從這些藏書中，發現這些學者在藏書中批語，多多少少可以知道他們的軼事。筆者當年在肚山讀書時，每每在徐復觀先生贈書專室中徘徊，欣賞這位大學者精闢的批語。比如徐先生在《毛澤東選集》的批語，現仍歷歷在目。這位曾侍過奉化侍從室的秘書，後來投入學術界教育英才，渠氣勢凜然都能在書中的批語看到。筆者未能見到張學良的贈書，不過在初稿頁14中便有張學良藏書《四書訓蒙輯疏》，書中有批語「毅庵四十八年夏購於臺北最後一冊缺」，這條記錄便可窺出當年張學良在臺北的活動。假若有學人或學生有心從張學良的藏書中，將批語一一抄錄出來，或許可以見到這位當年叱吒風雲的人，在那段歲月裡的蛛絲馬跡。

## ISBN 13碼新制

### 13碼“ISBN”印製

在2007年1月1日以後，所有出版的圖書只須印製13碼“ISBN”。

在2007年1月1日之後，取得13碼“ISBN”的出版品，應在版權頁及無商品條碼的封底印製13碼“ISBN”外；印製條碼時，在條碼上方，也須一併印製視覺可見的13碼“ISBN”，而其數字間應含連字號(-)串接。

